

玫瑰玫瑰我愛你

王禎和／著



□王

禎

和

著

玫瑰玫瑰我愛你

• 遠景文學叢書之32 •

玫瑰玫瑰我愛你

遠景文學叢書 A③②

著者	王	禎	和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 - 575 號信箱		
	郵撥：0 7 6 5 2 5 5 — 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7 5 2 — 4 6 0 8		
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價	新台幣 130 元 港幣 25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73 年 9 月		
三版	中華民國 75 年 4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 「你愛我瑰玫瑰玫」讀我•

我讀「玫瑰玫瑰我愛你」

姚一葦

——代序

這篇小說事件的發生，係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之內，就是一個吧女速成班的開訓典禮。這個典禮，預定在九點三十分舉行，作者從九點不到「四大經理」的到來寫起，一直寫到典禮結束，表面上進行的過程只限於短短幾個小時之內；可是這中間包含了回敘的部分，回敘「吧女速成班」開班的經過，重點放在班主任董斯文的身上。從回敘之中，我們認識了很多的人物：像錢議員、暉醫師，所謂四大經理的大鼻獅、黑面李、矮仔姬、紅毛大姊，以及大鼻獅的姘婦阿恨等許多人。

寓莊於諧的喜劇傳統

這部小說的動作(action)是非常簡單的。即如何在五天之內，把一些土的妓

女訓練成可以伺候美國大兵的酒吧女。自此一動作的發展，使我聯想起蕭伯納 (G. B. Shaw) 的「賣花女」(Pygmalion)。這部戲劇係描寫一位語言學教授 Hizzins 如何把一個動作粗俗、滿口土語的賣花姑娘，訓練成可以冒充公爵夫人的「貴婦」。王禎和的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也是一種訓練，從這方面來講有其相似之處。但是這裏面有很大的不同，在蕭伯納的筆下，Eliza 這個賣花女是被訓練成功了，在短短六個月之內，訓練成可以騙倒那些高貴人們的人；可是，王禎和的重點不在這裏，他的小說中妓女把 "My name is Patricia" 唸成「罵你卽是打你去死」就很好了。王禎和是把重點放在設班的理論和構想上，那就是董斯文的一套觀念與想法；要賺取美國人錢的那套道德標準、品質管制、文化氣質、營運方式；把這一套企業經營的大道理應用到吧女身上，只不過是爲了接待兩個星期度假的美軍；更有趣的是，最令董斯文困惑的是歡迎美軍時要唱什麼歌？這個問題從小說一開始就產生，一直到整個小說的結束才獲得解決。於是，這一切就變得十分的可笑，表現出一個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知識分子的不切實際，同時，更反映出在這個急遽轉型的社會的唯利是圖，所謂笑貧不笑娼，在堂皇外衣的下面所表現出來的墮落和可恥。當然，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作者所表現出來的嘲弄的意義。

我們知道這種嘲弄的意義，是喜劇的正統表現方法，也可以說是喜劇的精神的發揚。在喜劇裏，我們常常在發笑聲中暫時的忘掉背面嚴肅的意義，這個我們可以在古往今來的戲劇裏找到例子。譬如像流行於中世紀法國的 *Sottie*——所謂的「傻子劇」，劇中人戴上驢頭的帽子，掛上大耳朵和鈴鐺，一經驢子化（丑角化）了之後，就連當時的教皇都敢於諷刺。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國亦然。我所知道的，我國平劇的名丑劉趕三，當年在清宮演出的時候，有時連慈禧太后都敢於譏諷，這種精神正是喜劇的傳統，所謂「寓莊於諧」。

蕭伯納的 *Pygmalion* 首演於一九一三年，那個時候英國還是國力鼎盛，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發生，貴族還是有權有勢，者我們的蕭伯納勇於揭開他們的外衣，從他的戲劇裏我們可以知道；貴族有什麼了不起，只要花上六個月的時間，一個賣花女照樣可以做到。這就是喜劇精神的表現。今天我們很高興在王禎和筆下，又看到了這種喜劇精神的出現，他在這裏讓我們看到今天的社會，也看到今天有些知識分子的那種想法和做法。

王禎和是個喜劇高手

王禎和是一個喜劇的高手。這部小說雖非採取戲劇的形式，但是他筆下的人物都是丑角，係屬於正統喜劇的人物；也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謂不如常的人，比一般人來得低下，換言之，就是醜化了的人物。這種醜化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包括一個人的外型、一個人的行為動作，以及一個人的語言……。王禎和的處理方式是把他筆下的人物加以誇張、加以扭曲，使他們「醜陋」。下面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的主角董斯文，他的外型是所謂的「大棵」，王禎和這樣描寫：

……董老師名字雖然喊斯文，可他樣子却長得並不怎麼如何斯文。身高只一六八點五公分，體重却是重量級舉重選手的標準，又不運動，整個人圓圓滾滾，臀肥肚奇大的，不像位教英文科的先生，倒彷彿是個天天喝油水的總務主任。這想不到吧！還有您想不到的就是：董老師底臉和在電視上專演滑稽角色的石松竟有七八分相像，再加上二人的體型又是屬於同一類——胖嘟嘟，嘟嘟胖，不仔細觀察，你當真會以為他就是石松咧！

其次董斯文講話用的語言，也是被扭曲、被誇張了的，作者這樣寫：

……攻讀外國語文學系的他，也許過度用功吧！竟連自己講的國語都躲不掉西潮的影響。談話的對象知識水平越高，他的話就越似拙劣翻譯小說裏的詞句，像：

多麼胡說——我很高興你跟我不同意——這是我的認為——他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爲你感到很驕傲——我被愉快地驚異了……

至於董斯文的行爲和動作，作者賦予他有許多習慣性動作：他的放屁，以及他的咬手指頭……。事實上，這只是我學的一個例，幾乎每一個人物，作者都把他們醜化了，而且是用不同的醜化方式；也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套不同的外型，有特殊的舉動，和說話的腔調。像對大鼻獅——阿尼基的描述：

……「紅粉樓」的總經理大鼻獅有五十左右的年紀，裝扮得像歌星，大紅西裝，大綠喇叭褲，染黑的頭髮油光光地往後梳，把個窄狹的額頭全暴露出來，鼻子可真名副其實地大，乍眼看去，彷彿他臉膛上就只長着一根秤錘似底鼻。……

這就是說，王禎和在刻畫人物上用了很大的心思，也表現出他處理人物的能力。

實際上都是現實人物

當我們了解王禎和如何塑造他筆下的人物；亦即如何用誇張的、扭曲的方式來

醜化他筆下的人物，但這只是它的一面；另外一面我們却要說這些人物是真實的，在現實的世界上，他們的嘴臉、他們的想法、他們的語言，是隨處可見的，跟我們的現實是密切相關的。這使我想起莫里哀（Molière）的戲劇「妻子學校」（The School for Wives, 1662），這是一部有名的喜劇，表現的也是一種訓練。

大略的情節是這樣：有一個有錢的紳士，認為當時的女性太浮華，不守婦道，他非常害怕會戴綠帽子，所以他收養一個女孩，從四歲養起，他教養的方式為不讓這女孩跟外界接觸，把她孤立起來，讓她無知無識。他認為這樣她就會變成最規矩標準聽他話的理想夫人。當然這是部喜劇，這位紳士的訓練最後是失敗了。在莫里哀這部喜劇之中，一方面反映出男性中心主義，表現出男人的專制、自私，把婚姻當做一種買賣，其中一句有名的話「丈夫娶她只是爲了丈夫他自己」（第三幕第二場），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來，這個主角他對女性的殘酷態度。同時也反映出當時貴族社會婚姻的問題：夫婦間相互欺騙、虛偽以及彼此之間的不貞。像這樣的一部戲劇在一六六二年演出的時候，正值法國路易十四執政，也是法國專制政府最得勢的時期，莫里哀却敢於揭開貴族社會這種面貌。當然當時他也受到很多批評，說他道德，用各種方式來攻擊他。因此莫里哀寫了一個獨幕劇，來答覆這種批評，這個

獨幕劇的名稱叫「妻子學校的批評」（一六六三年），這裏面有幾句話可以借用到這裏來。莫里哀在這部獨幕劇裏，在比較悲劇和喜劇的人物時指出：悲劇是表現英雄，喜劇則表現一般人；英雄是可以想像的，而一般人則是真實的。在這劇本中，「要是大家認不出自己所處的時代的人來，那你就是白作了。」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王禎和筆下的人物雖是被誇張了，甚至被扭曲了的，但他們都是真實的。就是說，這些滑稽人物的背面，實際上都是現實的人物，他們的慾望、他們的性格、他們的舉止、他們的一言一笑、他們的意圖，可以說都呼之欲出，所不同的，作者把他們滑稽化了。所以像這樣的小說，當然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反映。我們打開今天的報紙，平心靜氣的來想一想，我們報紙上登載的那些事情，都是真實的。既然我們可以容許我們的社會發生這些事情，我們當然更容許我們的小說家通過想像來描寫，何況描寫出來的還不及那些刊登出來的新聞的百分之一。

處理情境也是喜劇手法

上面說的是王禎和表現人物的能力，下面我們要講王禎和處理情境 (Situation) 的能力。

王禎和的處理情境也是喜劇的手法。這裏我想舉兩個例子。

當然首先要說明的是在這小說裏佔了很大篇幅的吧女速成班的開訓大典。這個開班大典放在教堂之內舉行，暉牧師娘領導大家唱「來信耶穌」開始，接着佈道和唸主禱文，然後是演講，最後由暉頌主再唸一次主禱文結束。這裏，我要說明的：首先，這個「開訓大典」是放在一間教堂內舉行，把牧師的佈道和利用妓女來賺取美國大兵美金兩件事連在一起，這就形成不倫不類的情境，正是喜劇常用的手法，一般稱之為「乖訛」(incongruity)。蓋凡屬「不倫不類」的情境就產生兩種情境間的對比，從這對比之中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嘲笑的意義。因為一個賺取美軍金錢的事，和一個莊嚴的宗教儀式，實際上是兩回事，從這裏就反映出在極端商業化社會中的宗教性質。其次，我要提出的，作者如何控制場面。這個場景，係把書中的所有人物集中在一起，作者要表達這些人物的不同反應和想法，要同時照顧台上和台下，能如此有條不紊，委婉道來，而且儘可能製造笑料，保持他的一貫風格，當然不是容易之事，當可以充分看出作者處理場景的能力。

作者除了用正面的手法來處理像開訓典禮這種場景外，同時他還用另外一種手法間接的來交代事件。舉例來說，大鼻獅把他這天的經過，用口述的方式，來講給他的姘婦阿恨聽。因為通過大鼻獅的口說出來，也就是通過他的知識條件、理解能力，從他的觀點來敘述這件事情，就顯得非常有趣，和滑稽化了。這裏面包括的各種誤會，都是可能的，毫不牽強。[如：“Nation to Nation, People to people.”在他聽來就變成「內心對內心，屁股對屁股。」諸如此類。由此可以看出，董斯文的一些東西在通過大鼻獅的口裏說出時就被扭曲，這種扭曲的方法也正是一種喜劇的方法。

使我們有一個反省的機會

此外，我要談一下王禎和小說裏的語言。王禎和的小說我絕大部分都看過，他的語言是獨創的，混合了台語、國語、英語、日語，特別是台灣化的日語，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混合形式；而且他有時也夾進文言，可以說很多地方是神來之筆。王禎和在處理他的語言上是下了極大功夫，絕不是隨意寫出來的，可以說經過千錘百鍊

、思考又思考，目的是盡可能的來製造喜劇的效果。在這裏我特別要說明的，小說中的語言，是要切合一個人的身分的，就是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照我了解，很多人的作品看起來是出自不同人的口，而實際上都是作者一個人在講話。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講的話，跟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講的話沒什麼差別，從藝術上來看這是失敗的。語言像性格一樣，像行為舉動一樣，必須要符合這個人的身分地位、他的工作環境、他所受的教養，以及這個人的性格。所以好的小說是讓我們看見不同的人在那裏活動，而不是一個人在那裏活動。所以從語言上來講，沒有什麼粗俗不粗俗，如果這種語言是用在大學教授身上，那當然是不對；如果文謏謏的語言用在一個沒有教養的人的身上，那同樣是失敗。在這裏，就是董斯文才會說出他那種話，只有他的語言才會像翻譯小說，因為他是在英語的環境裏訓練出來的，這不是稀奇的事。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出，像大鼻獅會講出什麼話來？所以這裏只有恰當不恰當的問題，沒有粗俗不粗俗的問題。

最後，我要總結上面我所說過的，我認為王禎和這部作品，雖然採取了小說的形式，但實際上是一部喜劇。這部喜劇可以說繼承了喜劇的傳統，從莫里哀、蕭伯納一直下來的這個傳統。我們不要忘了，像這樣的作品我們不能只看到他嘻笑怒罵

的一面，我們要看從他嘲弄的背後所表現出來他對於人類的關懷。我說一個作家，一個真正的作家，總希望我們所生存的社會，變得更美好，我們生存的條件、我們的想法、作法變得更合理，所以喜劇是一面鏡子，我們在這個鏡子之中，我們看出他們不同的嘴臉，看出了他們的言行舉止，我們在看的時候很可能是發笑，但是我們笑過之後如果想一想，我們應不應該笑他們？我們是不是還應該憐憫他們？同時我們在笑他們、憐憫他們之餘，再看看我們自己，我們是不是也笑了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應該憐憫我們自己？我覺得我們閱讀一部文學作品似乎可以採取這個態度，讓我們通過喜劇的這面鏡子，使我們有一個反省的機會。

• 你愛我瑰玫瑰玫 •

要向大家說明的是：

(一) 這是一部「限級」的笑話小說。

(二) 人物情節純屬虛構，請不要考證，因為這鐵定浪費時間的。

「玫瑰玫瑰我愛你」目次

我讀「玫瑰玫瑰我愛你」（代序）	姚一葦	一
玫瑰玫瑰我愛你	王禎和	一
附錄		
把歡笑撒滿人間	丘彥明	二六
滑稽多刺的玫瑰	蕭錦綿	
——細讀王禎和新作「玫瑰玫瑰我愛你」		二七
玫瑰玫瑰我愛你		二九



花蓮市中美戲院在中華路的中段，拐過戲院往下步行個三兩百公尺，你就會絕對又必然地踏進綠燈戶的所在區。暉醫師他老媽的得恩堂就薰蕕同器地在這兒設置。教堂底門便是在深夜也開放着，很給在此區域犯淫的人們一個悔罪的方便。所以便有蠻多底人狠是喜歡一而再再而三地來這兒。可不是，既有偷犯淫戒的險趣，又有得救重生的喜悅，何樂而不爲？不過，你若有機會到花蓮玩玩，可千萬別費神要找暉醫師他老媽的得恩堂。因爲你鐵定尋摸不着的。如若需要告解悔罪，推薦你不妨多走點路到中山路或台電公司旁邊或花岡山下的禮拜堂——都是年深月久聖靈充滿的地方。到那裏，也一樣可以得獲救贖和彰顯耶穌。

暉醫師他老媽的得恩堂是座五十多坪大小的洋灰平房，都經過了十多個春秋四季，屋頂上的瓦片統長出一簇簇青綠的深苔來，除了一間小房間做暉牧師娘的辦公室，屋內其他空間一律慷慨地供做聚會、查經、祈禱、唱詩的場地。你進了上頭漆寫「得恩堂」的鐵門，迎面就可以睹到釘在石灰牆上與人一般高的松木十字架，鬆